

<<上塘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塘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46416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4641X

出版时间：2004-7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孙惠芳

页数：30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上塘书&gt;&gt;

## 前言

引子 夜一旦降临，上塘便黑下来。

上塘黑下来，房屋、院子、屯街、草垛、田畴、土地便统统睡着，进入梦乡。

上塘读过书的人都知道，地球是圆的，它绕太阳转时，这一半黑了，另一半就亮了；这一半睡了，另一半就醒了。

即使没有读过书的老辈人，也从电视上知道这一点。

美国“9·11”事件后，有人在街上说：“听说没，美国大楼夜里被飞机炸了。

”就有老者纠正道“咱们是夜里，美国当地时间是白天。

” 当地时间，上塘人清楚，就是和上塘时间正好相反的那半球的时间。

可是，不管他们多么清楚那半球的时间和这半球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，一觉醒来，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时间就是那半球的时间，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，上塘黑了，地球就黑了，上塘醒了，地球就醒了；他们的感觉还告诉他们，夜是一只蛋壳，一只放大的蛋壳，它是被公鸡啄破的。

那公鸡，是上塘的公鸡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公鸡。

因为每到凌晨三四点钟，上塘的公鸡就叫起来，它们抻着脖子，一遍一遍。

它们的叫声，本来是从鸡窝里传出来的，可是因为透过墙缝，穿过了夜空，震撼了大地，仿佛就是来自那半球的声音；它们的叫声，本来只响了一个时辰、十几分钟，可是因为它们不停地重复，一个一个传染，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此起彼伏，在上塘人听来，仿佛响了一万年之久。

上塘的夜那么厚，厚得无边无际，厚得就像三座大山，可是，上塘的公鸡一叫，夜就透了亮，大地就抬了头，万事万物就苏醒过来。

上塘的鸡们和人们，和大地上的万事万物，一同被夜孕育、孵化、成长，仿佛鸡长得最快，它们无法忍受蛋壳的束缚，率先挣脱黑暗，接着，上塘的人们，便扭动了风门，打开了鸡窝鸭窝，抽动了草垛上的草，点燃了灶坑的锅底，接着，房屋醒了，院子醒了，草垛醒了，屯街醒了，蛋黄一样金灿灿的日头从大地抬头的地方升起来了。

日头蛋黄似的从东方升起，更证明了上塘人的感觉，公鸡把蛋壳啄破，蛋黄便明晃晃地露出来。

它从东方升起，离上塘那么近，似乎就在房东的田边地头，可是，若等上一会儿，等它离开地面，你才知道，却是远得不能再远，就和公鸡的叫声一样，恍如来自那半球。

它升起来，看似在眼前，实际上，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

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## 内容概要

这个与世并不隔绝的乡村有自己的时间，自己的历史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。作家用文化维度捕捉灵动生活点滴，绘制成当代新乡村的精神版图。有莫言式的乡村神话的诡秘多变，有萧红式的乡村人情的悲喜歌哭。一部文学对乡村凡俗世界建构的经典。

## 作者简介

孙惠芬，1961年生于大连庄河，曾当过农民、工人、杂志社编辑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歇马山庄》、《街与道的宗教》，中篇小说集《孙惠芬的世界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伤痛城市》、《城乡之间》，共计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。

2002年获冯牧文学奖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现为辽宁省专业作家。

书籍目录

引子 第一章 上塘的地理 第二章 上塘的政治 第三章 上塘的交通 第四章 上塘的通讯 第五章 上塘的教育 第六章 上塘的贸易 第七章 上塘的文化 第八章 上塘的婚姻 第九章 上塘的历史

## 章节摘录

上边一有新精神，村干部就行动起来，他们要么骑着自行车，要么骑着摩托车，反正要骑着车就是了。

因为村干部一有事就是急的，开会不等人，不抓紧时间是不行的。

有了新精神，村委会要开会先研究，因为凡是新精神，老百姓接受起来都有点难，必须先研究对策。比如征收农业税，种地本来就没什么油水，这个费那个费的，粮价又那么低，打心眼不爱种，你还要收农业税，如何说得过去？再如退耕还林，尽管种地没有油水，可是已经种了多少年多少辈了，多少年多少辈了就鼓励开荒种地，恨不能把沟都填了也种上地，突然间又要把地平了，让它荒起来，种上树，这想一出是一出的，谁能想得通？村委会研究个一两天，把凡是老百姓能想到的拒绝的办法都想出来，然后制定对策。

谁要是不交费，明年开春就不分给化肥，谁要是抵抗上边，坚决不退耕还林，年末缴公粮，就罚他缴双倍。

把个屋子弄得烟气腾腾，再把村民组长找来，让他们上传下达。

所以，上塘拥有两个心脏，北京，是他们晚上的心脏，歇马山庄，是他们白天里的心脏。

不管他们夜晚里为北京的事怎样揪心，怎样激动，一觉醒来，推开家门，村子里摊派下来的事一下子就覆盖了北京的事。

想要的，不想要的，想拒绝的，无法拒绝的，一并而来。

若是春天，你最不想要的，就是树苗了，可是，清明刚过，满载银杏树树苗的卡车突突突突就从乡道上开过来了。

本是不想要的，可是一听车响，还是要挤破风门往外跑，因为你看定一个结果，不要是不可能的，既然不可能不要，还不如早点要，要好的。

分树苗的，往往是村民组长，比村长还小的官，也根本不是什么官，村长的一条腿而已。

上塘人叫他弯狗腿子，因为他的一条腿有点弯，实际上都是村干部的亲戚或本家。

上塘的村民组长，就是村长的本家兄弟。

他一直争着要当村长，每届选举他都去演讲，讲如何帮大家致富，谁不知道，他只是想为自个偷懒找借口，自个穷得房子都盖不起，帮大家致富，岂不可笑？！

你不投他村长的票，他就夜里放火烧村长的草垛，他的本家兄弟当上村长后，为了草垛安全，就让他当了村民组长。

他咀真是没有面包饼子也不嫌弃，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，里边记着上边规定下来的罚款条例，车开到人群时，他就翻开本子，站在一边，大声念着。

因为是上边的政策，念时，就吊着眉头，伸着个刀削脸，很有狗仗人势的威严感。

不过，同是砸自己脚，这砸脚和砸脚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，他父亲砸脚，是自己从此威风扫地，鞠文采砸脚，却是他从此在粮库树起威信，人人都夸好样的，是条汉子。

不但在粮库里树起威信，回家不过半年，又把威信移到上塘来。

那威信移到上塘，当然是借助了那个秉公办事的故事，那个故事被大家口口相传时，越传越神，简直就是神话了，说什么他煽了镇长耳光子，把镇长煽得鼻口渗血。

试想，他要打了镇长，还不得关了禁闭，还能让他这么逍遥法外？！

人们习惯造神，是觉得人间该有公平，人间没有公平，就要造一个神出来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鞠文采把自己塑造成英雄，上塘人就没有理由不在英雄身上，增光添彩。

不拘生活中出现各样难题各种扣子，都要去找鞠文采，要他去解。

什么婆媳不和、邻里纠纷，什么夫妻打架、父子分家、上塘后街一个后生在外头领回一个野女子，被老婆现场摁住，也要把他找去。

你让人家看到那样难堪的场面，事后不找一个机会酬谢，怎么说得过去？！

所以，上塘街上流传这样的顺口溜：杀猪不请鞠文采，等于不知胳膊肘朝哪儿拐。

朝哪儿拐，当然既要拐到村长，也要拐到鞠文采。

## &lt;&lt;上塘书&gt;&gt;

实际上，将村长和鞠文采弄到一起，村长是不大自在的，村长的不自在，不是因为他俩地位不同，而是因为鞠文采和镇长当年的故事。

那故事告诉村长，弄不好，哪一天鞠文采也会揭他的老底，官向官民向民，这句话是没错的。

其实，那故事本身，就等于把两个人置于了对立的位置，一个是官方，一个是民间。

试想一下，在上塘的民间里长出那样一双眼睛，——直盯着你，别人看不见摸不着，可你一睁眼，它就在你眼前闪亮，多么不自在！

所以，杀猪请客的酒桌上，村长的架子是越端越足的，虽然也笑，但那笑往往是虚浮的，就像水泥地上的霜，里边藏着坚硬。

仿佛在说，甭想在我这里下刀子，没缝儿。

那鞠文采，也并不因为和村长拥有相同待遇，就张牙舞爪，就忘乎所以。

他是聪明的。

他上桌，总要把重要位置让给村长，端起酒杯，总是先敬村长，说话，总让村长先说，平素的三寸不烂之舌，打了麻药一样，变得非常呆板。

脸上的笑，也是虚浮的，也像霜，但是，是棉花上的霜，给人的感觉很绵软。

在家里，若跳墙头，轻手轻脚，轻得仿佛一只蝴蝶，可是再轻，也是有动静的，人毕竟不是蝴蝶。

有了动静，狗也没叫。

不但没叫，还在堂屋呼呼大睡。

狗之所以不叫，是女的早就将它弄进堂屋，喂了安眠药。

他们为这样的相见不被人看见煞费苦心，可是一旦相见，完全忘了今朝何夕，今年何年，此处何处。

嗷嗷的呻吟声，把深睡中的狗吵醒，狗呜呜嗷嗷地就叫起来，跟人比着赛似的。

听到狗叫，男人不得不赶紧穿衣，破门爬墙，将原来只在两个人心里的交通张扬个满坦，人脑差一点就打成了狗脑不说，那心里的交通，一下子就成了公共的交通。

做学生的，即使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宝贝，也并不反对家里人拿自己当成宝贝。

因为中学的课程，实在是太多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地理、历史、政治，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占领着他们的大脑，确实是太累。

实际上，那些上中学的孩子，心里是非常矛盾的，他们既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好，又不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好，待他们越好，越心里没底。

一个学生上了中学，即意味着已是少年，一个少年，从童年里脱胎换骨的最明显标志，就是懂得了父母的艰辛，轻易不肯打破父母的指望。

再说，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已深探懂得他们的父母实在是没有多少可指望的，所以，他们一旦读上中学，放学和星期日在家，父母不让干活，他们就坚决不干活，不管他们多么不忍心看父母劳累。

父母给他们煎鸡蛋吃，他们就坚决厚着脸皮吃鸡蛋，不管吃鸡蛋时，看父母干巴巴就着咸菜下饭，心里多难过，他们宁愿让自己难过，也决不让父母难过。

因为他们如果不学习而去干活，或者不吃鸡蛋而去吃咸菜，就意味着他们不让父母指望。

有时候，父母还要告诉他们，说不要怕浪费电，想熬夜读书，就熬夜读书，于是他们即使头昏脑涨，不想多看一个字了，也还要把灯开到半夜，刺得他们想睡也睡不着。

这些做学生的，就不知道，他们越是不想父母难过，越是想给父母希望，自己反而压力越大。

大学生的母亲鞠桂桂，在他父亲死后的当年嫁给了他的叔叔，生下两个男孩。

那两个男孩，前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学生在那比着，从不敢在学习上松懈。

他们不松懈，只是一种意志，毅力和意志却往往不能同步，学着学着，往往要自觉不自觉地就松懈下来。

毅力松懈，多体现在晚饭后，他们吃了晚饭，看不一会儿书，就不想干了，就眼皮发紧大脑发涨了。

可是他们的父亲酣酣地睡子一觉，醒束发现，西屋的灯还明晃晃地亮着。

都十二点了，他们儿子的屋子还亮着灯，欣喜得不行，第二天就到街上嚷嚷，说：“俺那老二老三，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天老爷也不能让，半夜半夜地学。

”那父亲非要出来说，是因为高兴。

## &lt;&lt;上塘书&gt;&gt;

他高兴，是因为他对自己孩子念不念大学太在乎，他的在乎，当然不是儿子将来能否将自己接走，而只是面子。

他的女人和他哥哥生的孩子念了大学，而和自己生的孩子要是成了笨蛋，不是太丢人现眼？然而，那“半夜半夜地学”这样的话，传到做学生的耳朵，就是给学生套上了枷锁。

就说那光阴，它先是让她们怀孕，生产，让她们与婆婆耳鬓厮磨，碗边碰盆边碰出动静，然后再让她们从公婆那里分出来，或自己盖房，或住分得的一间两间房。

不管是自己盖还是分，反正有了自己的院子，自己的鸡鸭猪狗。

她们眼看着登上一艘小船，风来了，雨也来了，她们一点点驶出了她们原有的生活轨道，她们要为孩子的小病犯愁，要为稻田放不进水犯愁，为水道沟没掘好冲了别人家的房屋犯愁……这时，手里的网，便再也织不下去了。

因为毕竟织网的活太静了，太容易让人胡思乱想了，太容易凸现忧愁和惆怅了。

所以，当上塘的新媳妇被时光磨旧，心里渐渐装满惆怅，生活里渐渐装满现实的内容，就没一个再愿意织网了。

那李明柱媳妇，织了三挂网，就怎么逼也不织了，三挂网，九个月时间，正好是从怀孕到生产的时间。

孩子生出来，还没满月，婆婆就逼她自己过。

她除了织网，家里什么活也不伸手，婆婆看不惯，就只有让她另立门户。

另立门户，不蹲灶坑就吃不成饭，不下地也吃不成饭，你又要做饭又要下地又要侍候孩子，时间变得七零八落，网刚拖到手，还不等找到扣子，就又得放下，这且不说，你有了孩子，身子抹得不成样子，若是抱孩子来到人群，你和从前变成两个人，怎么说也不好意思，那么，你不上人群，就在自家炕头，可静静的一个人，从前城里做销售员时的风光和屈辱不由得就浮出脑海，那些东西浮出脑海，再加上眼前的零乱无序，心情要多坏就有多坏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